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绿牡丹 霞笺记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3辑〕

绿牡丹·霞笺记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绿牡丹/ (清) 二如亭主人著 .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03.2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. 第3辑/陈余齐主编)

ISBN 7-5034-1323-9

I. 绿… II. 二… III. 传奇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6572 号

168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: 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384 字数: 9600 千字:

版 次: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957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绿
牡
丹

清·二如亭主人

卷一

封

丹

第一回 故事主人

目 录

- 第 1 回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 (1)
- 第 2 回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 (7)
- 第 3 回 骆宏勋命余谦硬夺把戏 (12)
- 第 4 回 花振芳求任爷巧作冰人 (18)
- 第 5 回 亲母女王宅显勇 (23)
- 第 6 回 世弟兄西门解围 (29)
- 第 7 回 奸兄为嫡妹牵马 (35)
- 第 8 回 义仆代主友捉奸 (39)
- 第 9 回 贺氏女戏叔书斋 (43)
- 第 10 回 骆太太缚子跪门 (48)
- 第 11 回 骆宏勋扶柩回维扬 (53)
- 第 12 回 花振芳救友下定兴 (58)
- 第 13 回 劫不义财帛巴氏放火 (62)
- 第 14 回 伤无限天理王姓陷人 (67)
- 第 15 回 悔失信南牢独劫友 (72)
- 第 16 回 错杀奸西门双挂头 (78)
- 第 17 回 骆母为生计将本起息 (83)
- 第 18 回 余谦因逞胜履险登高 (88)
- 第 19 回 十字街前父跑马 (92)
- 第 20 回 四望亭上女捉猴 (95)
- 第 21 回 释女病登门投书再求婿 (99)
- 第 22 回 受岳逼翻墙行刺始得妻 (104)

第 23 回	中计英雄龙潭逢杰士	(109)
第 24 回	酒醉佳人书房窥才郎	(114)
第 25 回	书房比武逐义士	(119)
第 26 回	空山步月遇圣僧	(123)
第 27 回	自安寻友三官庙	(128)
第 28 回	振芳觅婿龙潭庄	(132)
第 29 回	宏勋私地救孀妇	(137)
第 30 回	天鹏法堂闹问官	(141)
第 31 回	为义气哄堂空回龙潭镇	(146)
第 32 回	因激言离家二闹嘉兴城	(150)
第 33 回	长江行舟认义女	(155)
第 34 回	龙潭后生哭假娘	(159)
第 35 回	鲍家翁婿授秘计	(163)
第 36 回	骆府主仆打擂台	(167)
第 37 回	怜友伤披星龙潭取妙药	(171)
第 38 回	受女激戴月维扬复擂台	(175)
第 39 回	父女擂台双取胜	(180)
第 40 回	师徒下山抱不平	(185)
第 41 回	离家避奸劝契友	(190)
第 42 回	惹祸逃灾遇世兄	(195)
第 43 回	胡金鞭开岭送世弟	(199)
第 44 回	贺世赖歇店捉盟兄	(204)
第 45 回	军门府余谦告状	(208)
第 46 回	龙潭庄董超捉人	(213)
第 47 回	花振芳两铺卖药酒	(217)
第 48 回	鲍自安三次捉奸淫	(221)
第 49 回	鲍自安携眷迁北	(226)
第 50 回	骆宏勋起解遇仇	(231)

第 51 回	施茶庵消计放火援兄友	(235)
第 52 回	四杰村余谦舍命救主人	(239)
第 53 回	巴家寨胡理怒解隙	(243)
第 54 回	花老庄鲍福笑审奸	(247)
第 55 回	宏勋花老寨日联双妻妾	(251)
第 56 回	自安张公会夜宿三姑儿	(255)
第 57 回	张公会假允亲事	(259)
第 58 回	狄王府真诉苦情	(263)
第 59 回	忠臣为主礼隐士	(267)
第 60 回	奸臣代子娶煞星	(271)
第 61 回	闹长安鲍福分兵敌追将	(275)
第 62 回	夺潼关胡理受箭建大功	(279)
第 63 回	狄钦王率众迎幼主	(283)
第 64 回	圣天子登位封功臣	(287)

第 1 回

骆游击定兴县赴任

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后商周。英雄五霸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。青史几行名姓？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田地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！

这首《西江月》传言，世上不拘英雄豪杰、庸俗之人，皆乐生于有道之朝，恶生于无道之国，何也？国家有道，所用者忠良之辈，所退者奸佞之徒。英雄得展其志，庸愚安乐于野。若逢无道之君，亲谗佞而贤良，近小人而远君了。怀才之士，不得展试其才，隐姓埋名，自然气短。即庸辈之流，行止听命于人，朝更夕改，亦不得乐业，正所谓“宁做太平犬，不为乱离人”。今闻一件故事，亦是谗佞得意，权得国柄；豪杰丧志，流落江湖，与这首《西江月》相合。说这故事出在那朝那代？看官莫要着急，等慢慢写将出来。

却说大唐太宗殿下大太子庐陵王不过十几岁，不能理朝政。皇后武氏代掌朝纲，取名则天，生得极其俊秀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；甚是聪明，多有才干，凡事到面前，不待思索，即能判断。他是上界雌龙降生，该有四十余年天下，纷纷扰乱大唐纲纪。只有一件，不大长俊，淫心过重，倍于常人，一朝若无男子相陪，则夜不成寐。自太宗驾崩，朝朝登殿理事，日与群臣相聚，遂私于张天佐、张天佑、薛敖曹等一班奸党。先不过日间暂为消遣，后来情浓意洽，竟连夜留在宫中。常言道：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那朝内文武官员，那个不知，那个不晓？但此事关系甚大，无人敢言。武后存之于心，难免自愧。只是太子一十二岁，颇晓人事，倘被知道，日后长成，母子之间难以相见。遂同张天

佐等将太子贬赴房州为庐陵王，不召不许入朝。又加封张天佑为左相，天佑为右相之职。朝中臣僚，惟有薛刚父子耿直，张天佑等常怀恐惧。适因薛刚惹出祸来，遂暗地用力，将薛家满门处斩。只逃走了薛刚同弟薛强、子薛魁、侄薛勇，兄弟叔侄四人奔至山林。后来庐陵王召入房州，及回国之日，封薛刚大元帅，薛勇正先锋。此是后话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广陵扬州，有一人姓骆，名龙，字是腾云，英雄盖世，武艺精强。由武进士出身，初任定兴县游击之职，携妻带子同往定兴县上任。老爷夫妇年将四旬，只生一位公子，那公子年方一十三岁，方面大耳，极其魁梧，又且秉性聪明，膂力过人，老爷夫妇爱如珍宝，取名宾侯，字宏勋。还有一个老家人之子，姓余名谦，父母双亡，亦随老爷在任上，与公子同庚，也是一十三岁。老爷念他无父无母，素昔勤劳，只生了一个娃子，倒甚爱惜他。那余谦生来亦是方面大耳，虎背熊腰，极有勇力，性情好动不好静，闻得谈文论诗，他便愁眉蹙额；听说轮枪弄棒，他就侧耳切听。虽是一十三岁，小小年纪，每与大人赌胜，往往倒输与他，所以人呼他一个外号，叫做“多胳膊余谦”。老爷叫他同公子同学攻书，闲时叫二人习些枪棒。公子与余谦食则同桌，寝则同床，虽分系主仆，情同骨肉。老爷到任之后，少不得操演兵马，防守城池。武职之中，除演兵之外，别无他事，倒也清闲。这老爷声名著于外，多有人投在他门下学习枪棒。今有一人，系本县富户，姓任名正千，字威远。其人黑面暴眼，相貌凶恶。十四岁上，父母双亡，上无兄弟，下无姐妹，幸得有个老家人主持家业，请师教小主人念书。这官人生来专好骑马射箭，抡剑弄刀，文章亦是不大留心，各处访师投友，习学武艺。及至二十余岁间，稍长胡须，其色红赤，竟是个黑面红须，其相之恶，正过尉迟公几分，故此呼之“赛尉迟”。因他相貌怪异，人家女子都不许配他。他立志只在武艺上讲究，这件事倒也不在意下，所

以，二十余岁尚是只身独自。日间与人讲拳论棒，甚是有兴，夜来孤身自眠，未免有此寂寞。正是：饱暖思淫欲，饥寒生盗心。于是，往往同几个朋友，向那烟花巷内走动，非止一日。那日会见一个妓女贺氏，遂与他有缘。任正千乃定兴县一个富户，其心甚喜，加倍温存。任大爷实难割舍，遂不惜三百金之费，在老鸨手内赎出，接在家内为妻。那贺氏生性伶俐，到家无事不料理。他有个嫡亲哥子，贺氏在院内之时，他亦住在院中端茶送酒。及贺氏从良任门，在任正千面前每每说起：他极有机变，干事能巧。任正千看夫妻之情，即道：“我家事务不少，既是令兄有才，请来我家管分闲事：一则令兄有以糊口，二则兄妹得以长聚，岂不两便！”贺氏闻言。恩谢大爷之情。于是兄妹俱在任府安身。你说那贺氏之兄是何等人物？其人名世赖，字国益，生得五短身材，极有机变，正是：无笑不开口，非谗不尽言。见人不笑不说话，只好财钱，善于取财。若逢有钱之事，人不能取，他偏能生法取来；就受些须羞辱，只要有钱，他总不以为耻。他一人任大爷之门，小心谨慎，诸事和气，任府上下无有一人不喜他，任大爷也甚喜欢。过了年余，任大爷性格脾气，他却晓得了。逢任大爷不在家时，他瞒了妹子走出，与三朋四友赌起钱来。从来说，赌帐神仙输，那个赢的？把自己大任大爷家一年积下的十二金尽皆输尽。后来在妹子跟前只说买鞋子、袜子、做衣服无有钱钞，告借些须。贺氏看兄妹之情，不好相阻，逢借之时，或一两，或八钱与他。那贺世赖小运不通，赌十场输八场，就是妹子此后一两、八钱也不济事，况又不好今日借了明日又借。外边欠帐要还，家内又不便先借，出于无奈，遂将任大爷客厅、书房中摆设的小景物件，每每藏在袖内拿出，变价还人。任正千乃是财主，些须之物，那里检点。不料贺世赖那一日输的大了，足要大钱三千文方可还帐，小件东西不能济事，且是常拿惯了，胆便比从前大些。大客厅、书房往来寻觅，忽然，条桌底下有一大火铜盆，

约重三十余斤，被他看见，心中暗想：“此物还值得四五两银子，趁此无人，不免拿去权为卖了。”于是撩衣袖，将火盆提起往外便走。合当有事，将至二门，任大爷拜客回来撞见，问道：“舅爷！拿火盆做甚么？”贺世赖一见，脸有愧色，连忙回道：“我见此盆坏了一只脚，故此拿去命匠人修正，预为冬日应用。”任正千见贺世赖言语支吾，形色仓皇，所谓做贼心虚，即走过来将火盆上下一看，见四只脚皆全，并未坏一只，心中大起猜疑。即到客堂、书房查点别物，小件东西不见了许多。任大爷心急如火，那里容纳得住，将贺世赖叫过来痛责一番，骂道：“无品行，不长俊，我以亲情相待，各事相托，你反偷盗我家许多物件。若不看你妹子分上，该送官究治！你今作速离我之门，永不许再到我家。”说罢，怒狠狠往后去了。见了贺氏，将此事说了一遍。贺氏闻言，虽惜哥哥出去无有投奔，但他自作孽，也不敢怨任大爷无情。说道：“他自不长俊，敢怨谁来！”口中虽是如此答话，心中倒有个兄妹难舍之情。由此，贺世赖出了任大爷之门。从来老羞便成怒，心中说道：“我与你为郎舅之分，就是所做不是，你也该原谅些须，与人留个体面；怎的今有许多家人在此，就如此羞辱于我！”暗恨道：“任正千，任正千呵！只要你轰轰烈烈一世，贺世赖永无发迹便了，倘有一日侥幸，遇人提拔一二，那时稍使计谋，不叫你倾家败业，誓不为人！”此乃是贺世赖心中之志，按下不言。

再表任太爷闻骆老爷之名，就拜在门下。骆老爷见他相貌怪异，声音宏亮，知他后来必有大用；又兼任大爷诚心习学，从不懈怠，骆老爷甚是欢喜，以为得意门生。这老爷所教门生甚多，只取中两个门生。向日到任之时，有山东恩县胡家凹姓胡名琏，字曰商，惯使一枝钢鞭，人都呼他“金鞭胡琏”，曾来广陵扬州，拜在门下习学武艺。一连三载，拳棒精通，拜辞回去。老爷甚是爱他，时常念及。今日又逢任大爷，师生相投，更加欢悦。只是

任大爷朝朝在骆老爷府内习学，往往终日不回，食则与骆宏勋同桌，余谦在旁伺候，安寝与公子同榻。二人情投意合，虽系世兄世弟，而情不异同胞。老爷一任九年，年交五十，忽染大病，卧床不起。公子同余谦衣不解带，进事汤药。任大爷见先生卧病在床，亦不回宅，同骆公子调治汤药，曲尽弟子之心。谁知老爷一病不起，服药无效，祈神不灵。正是：阎王注定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。老爷病了半月有余，那夜三更时分，风火一动，呜呼哀哉！夫人、公子哀痛不已，不必深言，少不得置办衣衾棺槨，将老爷收殓起来，停柩于中堂，任大爷也伤感一番，遂备祭礼拜祭老爷，就在府中帮助公子料理事务。三日之后，合城文武官员都来吊孝。逢七，请僧道诵经打醮，自不必言。正是：光阴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迫少年。倏忽之间，看看七终。闻得京中补授游击新老爷已经辞朝，即日到任。夫人与公子计议：“新官到任，我们少不得要让衙门。据我之意，不若择日起柩回南，省得又迁公馆，多了一番经营。”公子道：“母亲之意甚是。但新官到任时催迫我们回南，其奈路途遥远，非可朝发而夕至；就是起柩，未免仓卒慌速。依孩儿想来，还是暂借民宅居住，将诸事完备齐全，再择日期起柩，方无拮据失措之事。请母亲上裁。”母子计议之时，任大爷亦在旁，乃接口道：“世弟之言极是，师母大人不必着急，门生舍下空房甚多，即请师母、世弟，将师尊灵柩迁至舍下外宅停放，慢慢回南，未为迟也。不知师母、世弟意下如何？”夫人、公子称谢，说道：“多承厚意，甚得其便。但恐造府，未免动烦贤契，于心不安，如何是好？”任大爷道：“说那里话来，蒙师受业，未报万一；师尊乘鹤仙游，门生之心抱歉之至。今师母驾迁舍下，师尊柩前早晚得奉香火；师母之前，微尽孝意，此门生之素志也，不必狐疑。”夫人、公子谢过。任大爷遂告辞还家，令人将自己住的房后收拾洁净，另外开一大门，好抬老爷的灵柩。任大爷同贺氏大娘住中院。不讲任大爷家内收

拾。

且说骆公子家中细软物件，并桌椅条几，亦有人往任大爷家搬运。不止一日，东西尽已运完，择日将老爷灵柩并合家人口俱迁移过来。老爷灵柩进宅之后，仍将新开之门磊塞，骆公子出入与任老爷竟是一个大门。贺氏大娘参拜骆太太，宏勋拜见世嫂，任大爷又办祭礼祭奠老师，再备筵席款待太太、公子。以后日食，任大爷不要骆太太另炊，一日三餐，俱同贺氏大娘陪着。且喜骆太太并无多人，止有太太、公子并余谦主仆三人。公子与任大爷投机相好，食则同食，行则同行，至晚安寝亦是同榻，朝夕不离，真如同胞兄弟一般，从无彼此之分。贺氏大娘与骆太太也相宜，三餐茶饮全不懈怠。太太、公子每欲告辞回南，任大爷谆谆款留，骆公子亦不忍忽然便去，所以在任大爷家一住二年。

那年春季三月，桃花开放之期，定兴县西门城外十里之遥，有一所地名曰“桃花坞”，其地多种桃花。每年二三月间，桃花茂盛，士人君子，老少妇女，提瓶抬合，携酒往看，多来此游玩。任大爷分付家人置备酒肴，遂请公子游玩；又分付贺氏大娘，亦请太太同行。于是两轿两马带着余谦，向桃花坞而来。骆宏勋马到其间，抬头一看，真乃好个所在，话不虚传。怎见得好景致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2 回

王公子桃花坞游春

众人观望了一番，还在大路旁边拣了一个洁净亭子，将担子挑进。且喜内中桌椅现成，骆太太与贺氏大娘一席，任大爷与骆大爷一席，家人在旁斟酒。看官，你说这亭子内桌椅是那里来的？只因桃花坞乃定兴县之胜地，凡到春来，不断游人。也有邻近的，搬运桌椅容易；若远处来的，只能提壶携合，不能携带桌椅了。就有这好利之人，买些木料做些桌椅，逢桃花将放之时，士人游动之际，预先典些闹地，把桌椅摆设其间，凭那远方游人把钱。所以任大爷一到亭子内，桌椅如此现成。因骆太太、贺氏大娘在内，任大爷就把一两银子给他，包了这个亭子，别的坐头许他再租赁与别人。这也不谈。

再言任大爷与公子谈笑对酌，饮过数巡，肴举数箸，正在畅饮之际，忽听得大路之上锣声响亮，任大爷和骆公子站起身来，往那路上看望：只见一簇人围住十数个汉子，俱是山东妆扮，还有那妇女一老一少，老的约有六十内外，年纪小的不过十六七岁的光景，俱是老蓝布褂子。惟有那少年女子，穿了条绿绸裤子，鱼白色绫袜套，大红缎子鞋，却全不穿裙子。内中一个老儿，手提大锣一面，击得数声响亮。骆宏勋看了一会，全然不晓得这是班什么人，问道：“世兄，此班是什么名堂？”任大爷道：“世弟，此乃山东所做，名叫‘把戏’。南边亦曾见过否？”骆宏勋答应道：“弟倒未曾见过。”任大爷分付余谦：“将那班人唤来，问他所会何样把戏？”余谦闻命，下了亭子来，高声大叫：“那鸣锣的老人家，这里来，我家大爷叫你哩！”那老夫妻闻言，急忙走过来，满脸堆笑，说道：“大叔叫俺，想必耍玩把戏了？”余谦

道：“正是。我且问你：把戏共有多少套数？每套要银多少？”那老儿答道：“大叔，我们马上九般，马下九般，外有软索、卖赛，共有二十套，每套纹银二两；若要做完，共银四十两整。若单只卖赛软索，一套要算两套，两套就算四套，要银八两。不知大叔要玩那几套？”余谦道：“你且在此少停，待我禀上大爷，再来对你说。”余谦说罢，上了亭子，对任大爷说道：“小的方才问他，他有马上九般，马下九般，走马卖赛，并踩软索，共二十套，每套要银二两整，全套做完共银四十两。若单只卖赛软索，一套要算两套；两套就算四套，要银八两。”任大爷开言向骆公子道：“马上马下十八般武艺，都是你我晓得的，可以不必，只叫他卖赛踩软索，就给他八两银子罢了。”骆宏勋说道：“此东小弟来出，请世兄观看。”任正千笑道：“一客不烦二主，怎好叫世弟破钞？正是愚兄备东。”分付余谦领命下去：单只软索卖赛。余谦领命，来到老儿面前说道：“我爷分付：马上马下十八般武艺俱都会的，单叫卖赛并踩软索。”花老道：“先已禀过大叔的，这两套要算四套哩！”余谦说：“那个自然。你只放心玩，银子分文不少。”老儿答应：“领命。”回首向着自家一众人，说道：“这位单要玩软索、卖赛，给我们八两银子。”家人答应：“知道了。”只见一人牵过一匹马来，乃是一匹川马，遍身雪白，惟脊上一片黑毛，此马名为“乌云盖雪”，俱是新鞍新辔，判官头上有个铜圈儿，乃是制就卖赛之物。那老儿将铜锣放下，拿起个丈把长杆，朝那两边摇着，口中说道：“列位老爷、大爷、哥哥、弟弟！请让一让，我们撇马哩！晚生先来告声：倘有不小心者，恐被马冲倒，莫怪我事前不言明。”来往走了几次，看的人竟自走开，正中让出一条马路。那老儿将长杆丢下，又拿起铜锣当当敲着。又叫道：“俺的儿，该上马了。”只见那个幼年女子站起身来，将上边老蓝布褂子脱去，里边现出杏黄短绫袄，青缎子背心，腰间一条大红绉纱汗巾，衬着绿绸裤子，五色绫子袜套，花红鞋子，那